

文化动态

中国美协“亮丽北疆 多彩暖城”采风写生培训在我市举行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潘奕璋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亮丽北疆 多彩暖城”采风写生培训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名中国美协名家深入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和准格尔旗龙口镇开展采风写生、培训、慰问、公益讲课。

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活动中,美术名家带领我市美术学员在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和龙口镇采风写生;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陆庆龙以《拓展与边界——我的创作实践》为题,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剑武以《中国人物画的造型研究》为题作了专题讲座,并且对学员创作进行指导。

本次中国美术家协会“亮丽北疆 多彩暖城”采风写生系列活动,以艺术的形式展现暖城鄂尔多斯厚重的文化底蕴、壮美的自然风光、独特的民族风情,用优秀的美术作品全方位展示鄂尔多斯“实力之城、活力之城、绿色之城、宜居之城、幸福之城”的风貌,创作弘扬时代新风、树立鄂尔多斯城市形象的美术精品。美术名家通过艺术理论系



列讲座与实践实操指导相结合,极大地提升了鄂尔多斯美术工作者的理论写生创作水平。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内蒙古美术家协会、鄂尔多斯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鄂尔多斯美术馆、鄂尔多斯市美术家协会承办,准格尔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协办,后期还将举办采风写生作品展览。

文化大观

□高彩梅

在神东煤海中,有一条雄浑厚重的“文脉”,它如同一条隐形的河流,从古老的煤层中流淌而出,贯穿了煤海的每一个角落。那浓郁书香如同岩层中古老的气息,弥漫在每一寸空间,让每一个矿工都能感受到它的芬芳。

1984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一条新华社消息《陕北有煤海 质优易开采》,像是诗意的画布,绘制着大自然最原始、最纯粹的美,一个达千亿吨储量的煤田在陕北这个有着红色传承基因的画布上跃然而出,那种美,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更是心灵上的震撼,全世界能源行业为之震惊,打破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和谐。

世界不同肤色的人开始共同瞩目着一个地方:陕北榆林之北、毛乌素沙漠之南的神木市和府谷县境内——“神府煤田”。

自此,一条蜿蜒曲折的“文脉”,如同大地深处涌动的灵感之流,静静地汇成小溪流淌。它像煤海中的一条条深邃的矿脉,将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知识和智慧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2001年5月15日,《神东煤炭报》执行代主编肖峰创作的诗集《大地之光》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荣膺第四届全国煤矿文学乌金奖,在煤海这片土地上,闪耀出了独特的光芒。

2008年4月23日,神东矿区文化体育联合会成立,如同一条永不干涸的小河,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也孕育了无数的人才和梦想。许多优秀的作家、艺术家纷纷涌现,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创造力,流淌着智慧、灵感和文化的泉水,为煤海的文化聚流注入了新生活的活力。

2021年2月15日,神东文学协会成立,如同一条永不熄灭的光芒,照亮了矿工们的心灵。它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蓝图绘制者;既是故事的舞台,也是情感的纽带;既是创新的孵化器,也是精神的灯塔。

2024年7月,惠小和的报告文学《矿鸿》、肖峰的诗集《盛开的乌金花》和《一座山的高度》,如同黑

煤海有条文脉河

色的金子,在这片智慧和灵感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分别获得第二届全国煤矿文化艺术图书展最佳图书、优秀图书和开展图书奖。它宛若智慧的源泉,那些深埋地下的文字、故事流淌成河泛起了朵朵浪花,吸引了现场与会者接连不断的崇拜热情。

《矿鸿》成为了这条文脉河里一朵最耀眼“炭”花。惠小和倾情创作的《矿鸿》,因开全国描述煤矿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的长篇报告文学先河,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煤炭行业的传统认识,让读者欣喜地看到了现实中煤矿工人通过科技创新而成为幸福白领的实证,成为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煤炭行业文学史的一个里程碑。

黄土高原的雄浑与厚重,煤矿人的执着与勤奋,造就了惠小和文学作品的独具魅力和风格。惠小和,著有长篇小说《河东河西路》,诗集《我是煤,我要燃烧》等作品。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惠小和均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这与他三十多年深耕文学的勤奋,对文学创作的满腔炽热情怀,以及对文字精神建筑的深切领会息息相关。

2010年,惠小和调到石圪塔煤矿党政办,至此,他开始挖掘煤矿题材的人和事,也开始大量创作煤矿题材作品。因为热爱文学,经常晚上写作,不回20公里外的家,无暇顾及正上初中女儿的学业,但每周六组织爱好文学的矿工们一起讨论文学创作、参加一些大赛,使石圪塔煤矿的文风开始盛行,自己和矿工们屡次获得陕西省、内蒙古、中国煤矿杂志社组织的大赛奖项,使石圪塔煤矿成为神东矿区最能出新闻报道和文学作品的煤矿。

2017年,惠小和从石圪塔煤矿调到神东公司党建督导组后,创作了9万字的中篇小说《传承》和120分钟的情景剧《矿工颂》;在国资委、人民网网上,他的《温暖这个寒冬》获得一等奖,会员们也有8篇分别获奖,让国家能源集团公司也对神东文学感到震撼。

《矿鸿》是一部既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既能歌颂神东又能展现中国煤矿发展史的作品。《矿鸿》开启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写作方

式,让纪实文学既有高楼大厦,又有生活微末;开辟了文学创作与科技创新巧妙融合的试验田,让每一个直白的科技创新都融入生动鲜活的故事之中,引导出读者无限想象和向往。《矿鸿》像一盏明灯,点亮千里煤海;更像是一把炉火,温暖着茫茫大地的激情。

对于矿工们来说,煤海的文脉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家,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收获、成长,与这片土地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纽带。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会怀念这片土地上的亲人、朋友和美好时光。这条文脉河,汇聚了无数关于煤海的故事、传说和诗歌。这些文字如同海浪般起伏,时而澎湃激昂,时而温柔细腻,将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在神东文学协会,中国作协会员肖峰已出版了《人在旅途》《峡谷太阳》《大地之光》《思想家》《神圣的煤》《盛开的乌金花》《一座山的高度》7部;白利军出版了《走过那片树林》《宣传科的故事》《苦泉》《岁月的追问》4部;高超出版了《大神赋》《神奇的红河》2部;刘强出版了报告文学《煤海潮》;张建明出版了《自珍集》;惠小和与何怀东、李峻、刘志勇和梁霞合著出版了《神东矿区五人诗选》;高建华、朱晓兰主编了《神韵东方》;李新华、王存飞主编,高会武执行主编了《煤海新韵》。在这条文脉河中,每一个矿工都是一位讲述者,他们的故事如同星辰般璀璨。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奋斗、拼搏,经历了无数的挑战和困难,但始终坚守着对煤炭的热爱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的故事,如同一个巨大的故事库,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煤海文脉河中,群星开始璀璨,仅近3年间,会员们就获得了42个省部级大奖,已经汇聚成一条矿脉里的知识脉络河,已成为全国煤炭行业中的一个大大的惊叹号。它,让辛劳的矿工们,在这片充满挑战和热望的土地上,找到了希望和方向,也启发着所有读者,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有了坚韧不拔的动力和勇气。

愿这一条文脉河,流得更畅,走得更远!

我市2部作品获“煤炭纪实”报告文学“最佳作品奖”

本报讯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家曼 近日,“川煤杯·2024年‘煤炭纪实’报告文学征文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市作者李媛媛创作的报告文学《舞动的工业芭蕾》、惠小和创作的报告文学《领跑世界六千米——皮带机设计专家郭建雄的创新之路》斩获“最佳作品奖”。

“川煤杯·2024年‘煤炭纪实’报告文学征文大赛”由中国煤矿文化艺术联合会、中国煤矿文化宣传基金会主办,四川省煤炭产业集团

承办。旨在深刻反映煤炭行业时代变革,现实生产生活与煤矿职工主体地位,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品。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347部参赛作品,评选出最佳作品10部、优秀作品12部、入选作品30部。

李媛媛,中国煤矿文联作协会员、鄂尔多斯市作协会员,现供职于中国神东煤炭集团公司。报告文学《舞动的工业芭蕾》,记述了神东公司一位

非专业的女焊工在焊接行业从职业“小白”蜕变为焊接技能大师的30余年奋斗史,全文13567字。

惠小和,陕西清涧人,就职于国能神东煤炭集团公司,著有长篇小说《河东河西路》《传承》,长篇报告文学《矿鸿》,诗集《燃烧的石头》,舞台剧《矿工颂》。报告文学《领跑世界六千米——皮带机设计专家郭建雄的创新之路》,记述了神东煤炭集团皮带机公司一位员工获得25项国家专利的事迹,全文20068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

第十七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

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

开不可移动文物;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能实施原址保护。

实施原址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事先确定保护措施,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不得开工建设。

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应当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得拆除;需要迁移的,须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依照前款规定拆除的国有不可移动文物中具有收藏价值的壁画、雕塑、建筑构件等,由文物行政部门指定的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本条规定的原址保护、迁移、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文化视界

□李言

小说《草原布鲁斯》专注一个古老且现代、当下且永恒的话题,包含文明的冲撞和人性的异化。这一主题在宫崎骏电影中经常被赋予宏观视野,且与环保主义、后现代主义达成价值和和解,对这一主题的延续探究,也成为东亚地域文学所共识的议题。全球化与自主性的矛盾、原生性与现代性的冲撞与共存、后殖民主义的裹挟等议题的叠加,《草原布鲁斯》得以具备深刻的普遍性。

当然,作家肖睿的作品以叙事见长,加上曾经丰富的影视创作经验,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他开辟了一个现代感的空间,包括草原的原生力量、悬疑情节的铺展以及视觉冲击力的达成等元素,这些元素均加速《草原布鲁斯》异质化形态的产生。小说以草原为叙事的原动力,让故事的表达拥有野蛮生长的根基,发挥文学丰富技巧的作用,在梦境和现实中不断穿插,让其获得了自由表述的自足性。

音乐性与写作内韵

小说命名为《草原布鲁斯》,布鲁斯的词汇源头在美国,同样布鲁斯是北美最重要的音乐形态之一,其在国内又被翻译成蓝调。蓝调是19世纪中期美国黑人田间劳作自发吟唱的曲调,又称“怨曲”,蓝调的节奏感与生命律动和劳动律动相吻合,其原始性、律动性和民间性的特质成为核心特色。而布鲁斯似乎与草原的韵律形态构成了某种天然的关联,在草原游牧人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以呼麦为核心表达,高昂的唱腔、幽怨的内核似乎与蓝调构成了某种精神上的共通。此外,二者皆为悠扬且广域的传播特质,而这一切让草原和布鲁斯构成了某种精神向度的关联。

在对《草原布鲁斯》的节奏探究中,也看到声音在叙事中的分量。草原作为呼麦的发声和传递区域,其传播的能量以“人声”为基础。小说赋予了三位女性角色音乐感的特质,而这一音乐感便来自“人声”的介入。草原家族的声音能量来自自然的吟唱,在歌曲的表达中,自然和土地的力量与“人生”形成了完整的共同体,“人声”的释放意味着自然天性以及人性纯粹的释放,但进入城市之后“失声”成为了她们生活的共同表征,肖睿在此让“失声”的意象外化,二姐霞的喉呢终究受挫,野兔子的天然失语症,让“人声”迅速隐居于城市的叙事中。在一开一合的“音乐性”表达中,人性的善与恶伴随音乐的开合形成了共振,构成了小说独特的韵律,乐感的存在亦是现代性叙事的见证。

此外,韵律感亦在整部小说中形成了“显-隐-显”的书写层级和节奏,在相对稳定的时空叙述内,小说的书写是自由且放肆的,稳定时空即角色的草原生活与童年记忆,安定感表现为对人物和环境的勾勒自然流淌。而当故事的视角转向城市文明和成人世界时,紧张感便随之而来,曾经的安定感让位于城市的光怪陆离、人性的复杂在城市中被放大,这展现出人物的“失声”“失语”和“失位”,小说的书写亦展现出城市特性的错位感和神秘感,直至主角重返牧区之后,她们身上的原始能量得以回归,小说的节奏重新舒缓。

现代性与东方主义

草原是陆地上流动的海洋,可以理解为流动的故乡。在广袤的乡愁之下,空间的想象力是可以无限扩展的。草原带着原生态的呼吸感知,草原人的话语表现为清朗、自由的表达,精神内核即对于土地草原的坚守,对于草原生态系统的敬畏。相较于而言,城市基于固定的空间位延展,它依仗一个圆心进行环状扩散,而扩散的功能也意味着对低位领域的吞没。

草原与蒙古族有着天然的联结,草原是蒙古族的诗化象征,亦代表着蒙古族的原生信仰。华语文学作家在表达草原乡愁的背后,亦有城乡抉择的困境。同样,内蒙古也是作者肖睿的故乡,内蒙古也是《草原布鲁斯》生长的原动力。就笔者认为书中的诺敏草原所代表的不仅是土地自身,更是城市文明的反向空间的象征。

肖睿笔下的现代性,亦包含着东方主义对天然地域的瓦解和侵扰。在过往的影像呈现中,会有《赛德克·巴莱》《阿凡达》《幽灵公主》等经典作品,即原始和现代文明信仰的冲撞与斗争。肖睿则把原始和现代的冲撞置于化用与借鉴,演变为现代与原始、工业与农业、城市与草原、现实与梦境、罪恶与信仰这五重冲撞。比起单一的叙事矛盾,多重矛盾的映照,激发了小说的可读性与思考深度。毕竟在现代文明的压迫下,草原是逐渐后退的,草原自我生长的能量不足以应付城市的精巧和贪婪,在退却中草原走向虚无,化作旧时光、化作记忆直至化作回不去的“诺敏”。

在现代性表达中,肖睿并没有让冲撞陷入模式化。就技巧层面来看,多重矛盾的设定并非单纯为增添写作难度,对城乡的感知亦包含作者个人的深度理解。如果我们以内蒙古本土的地域特性来考量,其城市化的改造面临着日益凸显的生态、产业和人文等多重对抗,从外部环境到世道人心,草原被虚化之后,工业和黄沙成为了21世纪内蒙古的新象征物。

而《草原布鲁斯》的复杂感则让这种对抗具备了真实生长的意义,全市的都市家庭因禁了大姐的精神、商业侵蚀了二姐的心灵、赌场吞没了三妹的身体,她们的境遇既可以归结为城市化的侵蚀。当然在女性悲剧背后,亦可看到了“男性-丈夫”的全方位介入,他们如梦魇一般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全市即为名利场,以小说映照现实之后,甚至能发现21世纪城市化发展共通的隐秘症结。

梦境书写与诗性回归

草原的意境在虚实的交替中漂浮、扩散,意境超越了现实的既定情境,由梦境寓言向身体寓言转化,构成小说后半场人物超脱的根基。草原不仅有广阔的外部特征,亦包含着强韧的内在生长力,游牧民族的宏大生死观与信仰的高度粘合性,与原住民执着、隐忍、不屈等强大的精神能量融为一体。肖睿笔下的草原代表了实体,亦同为梦和虚拟,意向缠绕于小说的表达之中。

梦境即虚构,即《我心书》和《新我心书》,它们在小说中的分量很重,并强化了草原在文学维度的自由感,男孩面对猎人的成长与纠葛,是光明与黑暗的纠缠。从梦境的隐喻来看,发现草原之灵对于外部文明的强烈抗拒,梦照进现实之后,则让外部文明充当了原生力量挥之不去的纠缠,它是男性的,它是工业的,它是城市的,它是不讲规则的,然而它确实孔武有力的,如何彻底化解这一力量,亦成为小说的核心精神诉求。

在对困境的解决上,小说努力强化原生态和非原生态之间的力量均衡,其均衡是带有象征性的。如果以宫崎骏的《幽灵公主》为例,我们看到了人的动物化、自然化和神化对入侵文明的均衡。《草原布鲁斯》则以命名来实现草原原性的生命填充,是具有象征意义和诗学意义的。三姐妹分别被命名为虹、霞、云,是可被预见但无法获得的物质形态,意味少女短暂且捉摸不定的青春浪漫。而骆驼、野兔子这样的命名,则强化了人的实体化与草原的深度关系,它们不能如云霞一般随意流动,最终他们是要完成对草原的回归的,骆驼以“死”回归,而野兔子则以“生”回归。

生和死的选择可理解为现代与原始的兼容性。面对城市化和立体空间的改造,肖睿当然不会选择妥协和包容。在完成人物命名后,价值的差异、人格的差异与信仰的差异在城市空间持续爆发,由此诺敏的草原家族化身为城市的游荡者,她们被排挤于都市的边缘地带。她们不仅无法享受工业文明赐予的荣光,功利主义浪潮袭来时,她们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对抗侵蚀,钝化的不仅有身体感官,还有人格状态,这可以看成是对自我精神圣地的保留,更可理解为对城市这座黑暗巨兽的无能为力。直到故事结尾回归草原后,丢失十多年的“本我”才在她们体内重启并继续生长,家族借助诺敏草原而重生。

身体的回归与精神的回归是共通的,诺敏草原守护者的使命则交给了最后一代的“孤勇者”野兔子。野兔子顾名思义是属于草原的,而草原所承载的原始性,在野兔子上身被打以彻底释放,如果说长草因为爱情的挟制受困于城市这一固定区域,野兔子则彻底打破了空间规则和伦理规则,放肆的、天然的、毫无顾忌的人格即为冲破叙事迷雾的一枚炸弹。直至野兔子打破城市牢笼,回归草原,这意味着《草原布鲁斯》精神诉求的最终实现。

肖睿进行文学现代性的尝试之后,灵魂却与城市腐朽的现代性彻底决裂了;这一决裂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城市的腐蚀无法改变人性初心,草原家族对于故乡的回归,亦让小说的诉求得偿所愿,实现了宏大的、完整的、决绝的精神回归。

天真感伤的现代草原史诗

——读肖睿小说《草原布鲁斯》